#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六

昭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左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比公于大夫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

傳穀梁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不以自晉致者未至晉都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

至自乾侯齊侯𥳑躒唁公皆地此何以不地唁于

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

但書來

附録左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

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説學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

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鄭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鄭杜注周邑陰不佞周大夫）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啟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為作棺）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

喜與之陽穀陽穀杜注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産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侍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已共白公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公稔知晉之彊臣黨於意如今絶望於齊不得已而求於晉迹愈勤而計愈左矣使公定居於鄆鄆猶不至於潰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 言皆天命使魯無君爾 非我罪也

秋七月

附録左傳 秋龍見于絳郊 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于蔡墨曰 蔡墨晉大史 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

間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杜注古國也漢志南陽湖陽縣故廖國師古曰左傳作飂今湖陽故城在河南唐縣南叔安飂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擾順也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川杜注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還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見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魯縣杜注魯陽也今河南魯山縣東北有魯陽故城）范氏其後也（晉范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

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坻止伏匿）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乾下）

乾上乾之始䷫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喩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

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杜注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犂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據國曰潰邑曰叛）郛之也（郛郭）曷為郛之君存焉爾（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

穀梁傳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此意如閉公如乾侯誘其民潰散叛公使公不得更入鄆也自是公遂削跡於魯論者多咎公之失民而不知季氏專國已歷三世加意如兇威所脅

民之從之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録

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濵杜注晉所取陸渾地陸渾令嵩縣汝水在縣南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

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在僖二十七年）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蔡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變易興之是成其咎）其及趙氏趙孟

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先此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盖以公尚在竟内至是鄆潰客寄乾侯故書所在責公不能繫臣民之望明有過也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

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不書公者在魯封内

則無適而非其所魯固未嘗無君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故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不書居非其地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閑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慶善也底致也加謂君自會葬禮數有加

者之謂不及士弔大夫葬之數者但能致其情而儀文祇取略備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養杜注即所封之邑今河南沈邱縣東有養城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城養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杜注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邉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强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姫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億安也歸善惡之歸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斷髮自刑示懼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夷城父使徐子處之

諸侯見滅出奔衆矣如滅譚滅弦滅溫皆不名者

彊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章羽斷其髮以逆吳子則既降矣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位之既絶也

附録 左傳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外內不容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羊穀梁作櫟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意如出君晉不致討而使荀躒會之悖亦甚矣夫晉之六卿猶意如也取貨季氏互為脣齒而肯背賂以傷其類哉晉侯蔽而不察卒致昭公客死亦從自及也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罪晉之辭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薛伯穀卒同盟故書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傳發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荀躒掩耳而走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

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能自主

穀梁傳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在晉地故不言來荀躒既會意如而復以晉侯之命唁公者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歸蓋恃范鞅受其無咎而姑為欺人之語荀躒陰喻其意故陽以

空言勸公入以塞責及得公不能見夫人語遂藉以為辭而意如之謀遂矣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則欲以師納公未嘗不出於誠而荀范表裏為奸多方以把持之卒不得伸其志其所由來者漸矣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夷潛六杜注皆楚邑夷在今亳州故潛城六城俱在今壽州俱屬江南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

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即沈尹戌右司馬稽
師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滕縣東南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
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
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

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此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邾庶其呂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謂欲蓋而名章也庶其奔在襄二十一年牟夷奔在五年）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書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将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将寘力焉（盡力為之無所顧憚）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數列也惡逆無禮皆數列而不遺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此邾婁黑弓也春秋之文何以無邾婁蓋欲通濫為國故使之無所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邾婁顏公之弟或曰羣公子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也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武懿二公魯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直抵公所寢之處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二子皆魯大夫聞有賊趨而

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顔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顔夫人者顔公之夫人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顔者吾為其妻殺顔公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為之殺殺顔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于顔者也為顔公夫人時所生也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嫗盈女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以來猶曰以是

物來置我前也人叟父自謂言我尚未足而盱所得獨多叔術覺焉覺悟也知少時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叟父叟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于邾婁君為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叟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當讓國時邾婁曾受討罪之兵于周曰何故敢以天子為死違生時

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初無妻嫂戲兒爭食之驗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既通濫為國則宜特以國見何以文無邾婁蓋以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耳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此解不言濫黑弓意故于是推而通之也就竊邑以出之文推而變通之其文皆同而但無邾婁則既可以全叔術之心亦可以無世大夫之嫌矣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為國則應

書其爵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凡竊邑以出者雖賤必書其名懲不義也昭公在外孰受之受之者意如也不令之臣以類相從邾快黑肱接踵而至意如實為之招也不言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臝臝體也轉宛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

而日食何也簡子之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強楚盛之兆故終不克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其義一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去年受濫今復取闞故以為亟

闞魯羣公墓之所在蓋内邑也公旅寄乾侯非有

兵力特以先君墳墓在焉遣人誘而取之書此以著季氏據國公無尺土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 夏吳伐越

左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去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此著吳越之始事也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為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專在疆臣天下之勢又一變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梁作世大叔莒人下公羊有邾婁人穀梁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富辛石張周大

(夫敬王從都成周以其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于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蝥賊喻災害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伯音韓不信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序差次也于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尋平丘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彪傒衛大夫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游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議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于諸侯

屬役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效致也劉子王卿士簡子韓起孫不信也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祭謂郊禘號謂稱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紀實也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其城完固敬王避子朝之黨居於成周遂定都焉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又

舊為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擴而新之諸侯大夫承王命往城禮之所宜故其詞平無所予亦無貶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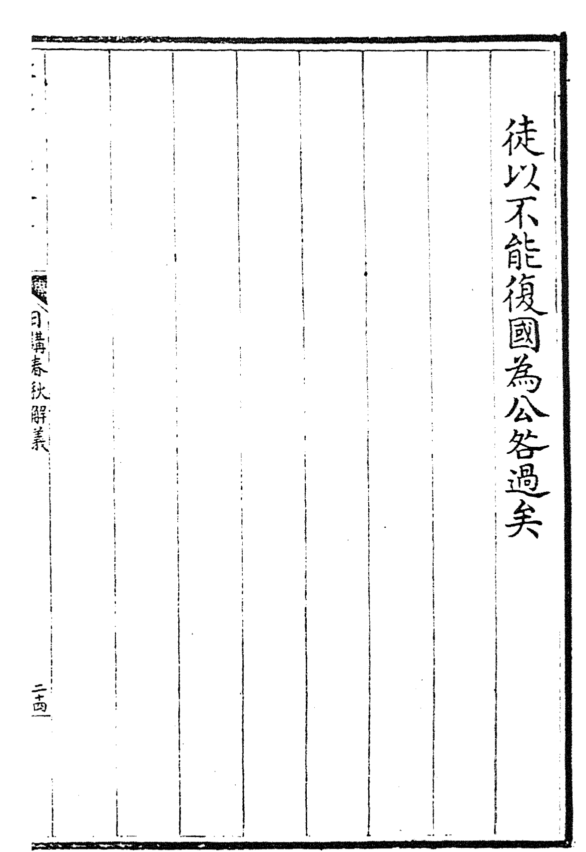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琥玉器刻為虎形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

也　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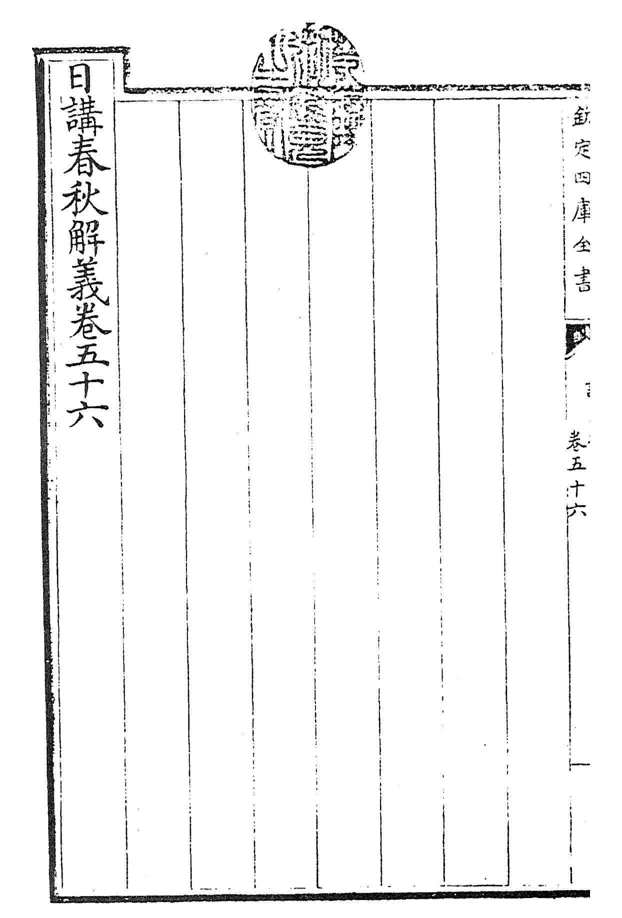
于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于此

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昭公八年於外以齊晉大夫與意如聲勢相倚迭為輔車故卒不能入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以此儆君善矣然率天下之彊臣而為篡奪之謀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觀春秋始終書法皆以示尊君之義而罪臣子譏諸侯胡氏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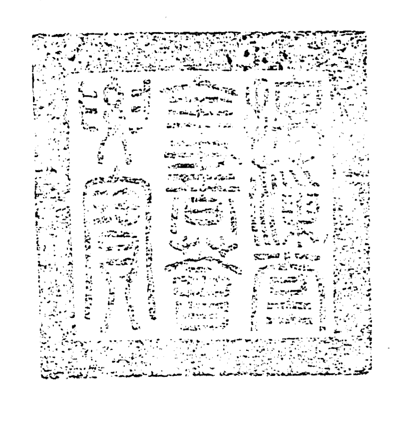
徒以不能復國為公咎過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謄錄監生臣徐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 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讀謂經傳謂訓

詁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定公未即位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書王不書正月者昭公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定公未立意如自以為君頒朔於廟故春秋黜之書王明王

法以治之也不書正月著國無主而正朔無所承且見定公受國季氏不得正其始也或謂無事不書非也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不書正月之為無正始可知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于是始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曰將

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原壽過周大夫而田于大陸焚焉大陸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按吳澤陂在今河南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還卒于甯甯杜注修武縣近吳澤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城也今故城在縣治西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

受役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于鬼（取證于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書說命篇語謂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率

以崇天子而高于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張本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生其言于京師何據城言成周執不地伯討也明以天子事執之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

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而不受功義所當討然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執歸於司寇可也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以陪臣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無王甚矣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畧晉大夫之罪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謂與季氏為寇讎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昭公死于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諸侯三日小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

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 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兩楹之間君聽治之處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于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周道尚明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昭公薨至是閱七月而喪始至而定之即位乃在

是月之戊辰盖遅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凡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即位不以時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鵞魯大夫榮成伯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

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薨逾半載始以喪歸歸甫踰月而遽葬見季氏肆逆無禮於先君而魯之臣子黨惡而不能正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竭謂耕耘之功未畢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

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抵萬民以身塞無狀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詒託猶假寄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凡書大皆譏其僭此則昭公喪未踰年而用盛樂以雩變尤甚矣

立煬宮

左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公羊傳　煬公者何煬公之宮也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傳　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考公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蓋始於此意如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恐人議已於是而立煬公其意若謂魯一生一及其由來舊

矣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亦猶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也夫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今逞私踰典以立久祧之宮誣妄已甚書立者不宜立也

附錄左傳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公羊作霣）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異者非常而可怪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而殺故曰異）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

周十月今八月也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陰氣未盛非隕霜之候而至於殺菽異矣菽耐霜之穀蓋物之難殺者言殺菽則餘物可知故穀梁子曰舉重

二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從兩觀起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尊謂雉門親近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言及雉門與兩觀俱災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者

二廟分明故不必言此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桐城縣北有古桐城與廬江縣接界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杜注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從舒鳩言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吳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附録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為明年邾子卒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不務如公室之禮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

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擴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好美之事雖尊雉門可以親之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僭也既災則不當更作今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書新作譏其僭而不能革也南門亦書新作者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非故

制也延廐言新不言作者因舊而葺之非去舊復為者比言各有當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逐君客死於外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其交甚親令公立往朝而晉復辭公者葢意如之謀不使公得見晉侯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左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廢墮爛也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葢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杜注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穀梁作枝拔杜注地闕

左傳冬盟于郯郯杜注即拔也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出會盟蓋交失之

附錄

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佩佩玉也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遣蔡侯之禮）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不復與楚）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

年會召陵張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

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晉楚同盟于宋）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斾以會（或賤者繼旐曰斾令賤人施其斾執以從會示卑鄭）晉于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是時晉楚皆衰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相類也諸侯兩貳而楚求無厭陵蔑與國故蔡人發憤請師

於晉晉於是大合諸侯陳許頓胡素役于楚者皆同心而北嚮天子之老涖焉其勢可有為而六卿懼君勝楚以歸而奪之權故乞賂以離蔡假旌以畀鄭用散諸侯之師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濳掠楚境無功而還春秋據實而書以深罪晉君之失政謀國者之不忠也而晉自是亦不能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

羊作歸姓後同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著侵楚無功

而釋憾於微弱之沈徒以重楚人之怒耳蔡之視

沈猶楚視蔡也楚實病已乃以所惡者加之沈覆

其國而戕其君不義甚矣故書殺以正其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皋鼬公羊作浩油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在今河南臨潁縣界

左傳将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子行敬子衛大夫會同難傳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宜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至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

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盟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杜注古諸侯也今河南封丘縣治西北有封父亭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土地增厚凡七百里）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東方之國令屬魯）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伯禽策命篇名如君陳君牙類也少皞虛杜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杜注衛北界圃田杜注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杜注衛所受朝宿邑盖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廵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杜注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

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夏虛杜注大夏大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惎毒也謂以殷叛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胡蔡仲名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令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居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猷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

兹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為禍首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强楚疑于侵之

故後者更謀也

春秋之例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書諸侯盟如葵丘之盟是也會盟皆與則不書諸侯如柯陵雞澤平丘之盟是也此言諸侯則劉子不盟可知矣公後至不與會而與盟則復稱公會諸侯盟如盟于薄盟于扈是也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則非後矣會與盟公皆與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臯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

所以著公受國於意如因如晉見郤而汲汲求為此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戌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恵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君在殯則辭會可也

許遷于容城容城杜注闕

許四遷皆受楚令悉以自遷為文許所欲也容城

蓋析之近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無功也故以會告廟

劉卷卒

公羊傳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穀梁傳 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

之禮相接故書其卒

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先儒謂劉子定內難有大功於王室特書其卒葬然單旗之功與劉子同而不書卒尹氏擅權亦書卒則其義不可通矣盖召陵之會劉子與焉會罷而卒故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秋楚為沈故圍蔡 左傳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圄

晉伐楚則利在諸侯伐鮮虞則利在六卿故楚圍蔡不救而中山是伐比事書之而晉卿保利營私不恤國事之惡著矣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 以主我恩録之 公羊傳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栢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吳始書子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

漢豫章杜注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大隧直轅冥阨地理通釋即義陽之黄峴武陽平靖三關也黄峴平靖俱在今河南信陽州南武陽在州東南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楚武城大夫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揔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小別山名在今湖廣漢川縣北一名甑山大別亦山名在今湖廣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三戰子常知不可知吳不可勝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僨賄致死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士賢士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

公羊傳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

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讎不除害不得兼讎其子恐復害已而殺之朋友相衛而不相迿迿先也不先擊刺所以伸孝子

之恩古之道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

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是為拘昭公于南郢南郢楚郡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神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師能左右之曰以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而吳為之用也荆楚横暴蔡尤被毒蓋嘗夷之為

縣誘般而殺之用世子有出蔡侯朱又拘吳於南
郢數年而後歸今復興師圍其國陵暴極矣晉不
足恃故蔡侯不得已而乞師於吳吳子為之大敗
楚師囊瓦奔鄭春秋據事直書而蔡人累世之仇
賴吳以復晉失其政不足以宗諸侯舉可見矣吳
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爵傳以為進之非
也諸侯積怨於楚吳能敗之故舊史喜其事而稱
爵或未可知以為孔子特起褒進之文則於通經

之義皆不可通矣

庚辰吴入郢郢公羊穀梁作楚

左傳吴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岩山北亦謂之清水在今湖廣安陸縣西石門山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雍澨今湖廣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雍澨其一也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

出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服虔云畀我季芈之字未知孰是涉睢睢杜注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當陽縣北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涉處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言吳無禮所以不能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杜注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嘗在吳為闔廬臣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蓋雲夢一澤跨江南北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強陵弱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也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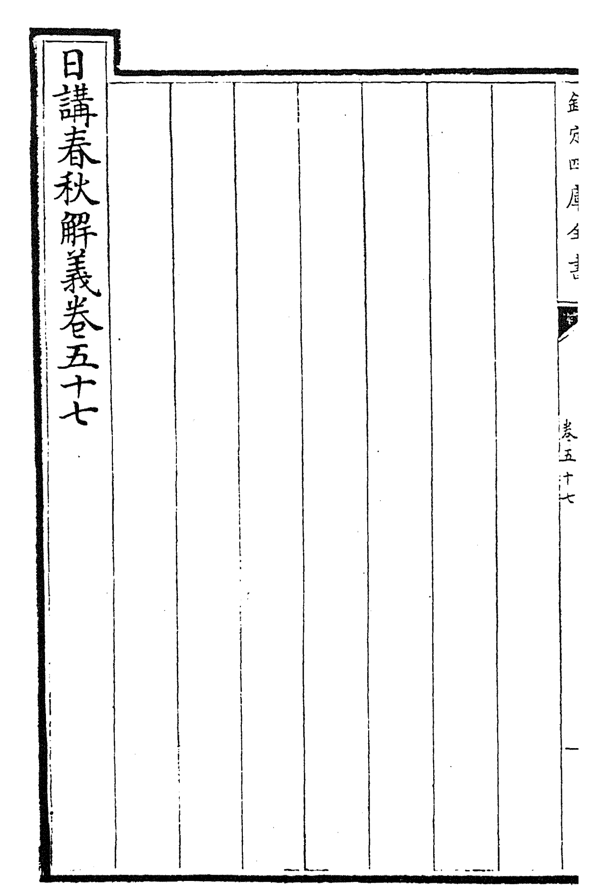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吴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謂之吴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郢楚都書入郢見楚之大國都猶不能守也凡書

入者皆破其國都也楚地數千里若書入楚則不足以見破其國都之實矣吳不稱子從其恒稱穀梁以為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為利則諸入國者皆然何獨貶於吳乎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